

王谿生詩醇

王汝弼
鼎石樵
箋注



玉谿生詩醇

王汝弼 箋注
聶石樵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14印張 2插頁 337千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,250

書號 10206·122 定價 3.20 元

自序

一

李商隱，字義山，號玉谿生，又號樊南生。生於唐憲宗元和七年（八一二），卒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）。祖籍懷州河內（今河南沁陽），從他祖父李浦起，遷居滎陽（今河南鄭州），因此滎陽就成了他的第二故鄉。

李商隱的父親李嗣，曾做過獲嘉（今河南新鄉）縣令，他即誕生在父親的任所。三歲時，父親罷獲嘉令，改任紹興、鎮江一帶的幕僚約六、七年。他隨之在江南度過了自己的童年。十歲時，父親死於幕府，他不得不奉喪侍母由江南返回滎陽。這時期，他的生活是極端艱苦的，所謂「四海無可歸之地，九族無可倚之親，既祔故邱，便同逋駭，人生窮困，聞見所無。」（《祭裴氏姊文》）在滎陽住了兩年，父喪除後，又把全家遷到洛陽。嚴峻的生活環境砥礪着他的性格，迫使他勤苦學習。「九考匪遷，三冬益苦」（《上漢南盧尚書狀》），正是他

勤苦精神的自我寫照。他希圖通過學習能科舉進身，重振門庭。當時他的一位堂叔對他幫助很大。這位佚名的堂叔隱居不仕，憤世嫉俗，並擅長古文、古體詩和書法。李商隱對之十分敬佩，並深受其影響，在他的薰陶下，幼年早熟，「以古文出諸公間」（《樊南甲集序》），開始走向應舉的道路。

李商隱十六歲爲參加進士考試而進行「溫卷」活動，首先得到令狐楚的賞識。令狐楚任天平軍節度使（駐鄭州），辟他爲巡官，其時他纔十八歲。令狐楚對他竭誠獎掖，讓他與自己的兒子同學，親自指點，教他寫作今體文。從此李商隱由長於寫古文一變又以擅寫駢體文聞名當世。令狐楚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，以至於決定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和詩歌創作。令狐楚死後，李商隱沉痛地悼念說：「百生終莫報，九死諒難追。」（《撰彭陽公表文畢有感》）充分表露了自己感恩戴德的心情。

其次得到崔戎的賞識。當時他二十二歲，初次到京城應舉落選，心情十分苦悶，窮途知遇，分外高興。崔戎是他的從表叔，任華州（今陝西華縣）刺史，辟李商隱爲幕僚，不久崔戎被調任兗州（今山東兗州西）觀察使，他又隨之赴兗州去了。在崔戎幕府中，他深受府主的器重，與幾位表兄弟相處得很融洽，因此心情比較愉快。可是不久崔戎病死于任所，他無所倚倚，便往返於洛陽和滎陽之間。此時，他還曾在河南濟源的玉陽山、王屋山一帶隱居學道，這一方面由於科場失敗，精神苦悶，需要宗教思想來解脫，另一方面名山勝景也可以讀書習

業，以利應試，並博得清高的美名，一旦朝廷重用，即可舒展懷抱。

李商隱自二十一歲起，曾三次應進士考試，二十六歲那年，經令狐綯推薦，得登科第。第二年入涇原節度使（駐今甘肅涇川縣北）王茂元幕。王茂元愛其才，將女兒嫁給了他。他先前依附的令狐楚原屬牛黨，而王茂元則被目爲李黨。李商隱並不以任何黨人自居，也無以婚姻來謀取富貴的意圖，但他這一行動，却招致了牛黨的忌恨。開成三年，他應吏部「釋褐」考試，先爲考官周墀、李回所取，復審時被「中書長者」抹去。這次打擊，使李商隱對勾心鬥角的黨爭有了切身的體會，發出了「莫近彈棋局，中心最不平」（《無題》）的喟歎！開成四年，他再應吏部「釋褐」考試入選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校書郎品秩不高，但職屬清要。可能由於牛黨的排擠，不久又外調爲弘農尉，從清職降爲俗吏。

縣尉是一個直接壓迫人民，剝削人民的職位。這是李商隱所不忍心做的。他到任不久，即因爲「活獄」觸怒了陝虢觀察使孫簡，便辭職回京，並沉痛地說：「却羨卞和雙別足，一生無復沒階趨。」（《任弘農縣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》）表現了一個有正義感的詩人的錚錚鐵骨。

李商隱辭去弘農尉的第二年，文宗死了，武宗即位，任李德裕爲宰相，王茂元也由涇原內召入京爲朝官。李商隱認爲在政治上進取的機會來到了，因此由濟源把家搬到長安，所謂「移家關中」。可是在長安並沒有什麼新的出路，秋冬之際，應楊嗣復之招，便南遊江鄉。

然而楊嗣復由湖南都團練觀察使，再貶爲潮州刺史。他到湖南後，並未見到楊嗣復，幾個月就回來了。江鄉之遊，頗違初意，情緒闌珊，『目斷故園人不至，松醪一醉與誰同』（《潭州》），乃情乃景，誠何以堪！會昌二年，他參加吏部的書判甄拔試入選，授秘書省正字。這是他第二次入秘書省，當時三十一歲，希望從此重振家聲。他在《祭徐氏姊文》中說：『三千有司，兩被公選，再命芸閣，叨迹時賢。』即流露了這方面的得意心情。

但是，同年冬天，他母親不幸病故，他不得不離職回家服喪。這期間他爲母親、先輩親屬和小侄女營葬，自認爲是了却平生一大心事。不久又移家永樂（今山西芮城縣），過了一段清閑寧靜的生活。但他並沒有忘懷國家，仍然嚮往長安：『身閑不睹中興盛，羞逐鄉人賽紫姑。』（《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》）他爲自己不能爲武宗的「中興」事業出力而抱愧。

李商隱三十四歲那年服喪期滿，重返秘書省正字任。幾個月後，武宗死了，宣宗即位。宣宗一反武宗重用李黨的政策，而重用牛黨，大黜李黨。李商隱因爲就婚王氏，被目爲李黨，秘書省的清職難以保持下去，他於宣宗大中元年三十六歲時，又開始了天涯飄泊的幕府生涯。當時李黨的給事中鄭亞外放，出爲桂州刺史、桂管防禦觀察使。他被辟掌書記，很受禮遇。不過由於間關遠隔，孑然一身，一年的桂管生活，始終處在憂鬱懷鄉的心情中：『越鳥巢乾後，歸飛體更輕。』（《晚晴》）他並未領略到桂林山水的秀麗，却感受着荒陬絕域中的淒厲和險惡。

大中二年，李商隱以幕府職代理昭平（今廣西樂平縣）郡守，二月鄭亞被貶循州（今廣西

龍川縣）刺史。他失去了依靠，便取道潭州（今長沙市）北返，在湖南觀察使李回幕稍事逗留，秋天歸洛陽，冬初返長安。在長安參加了冬選，爲蓋屋（今陝西周至縣）尉。不久改爲京兆參軍，職典章奏。他目睹政局的動蕩，又激起憂國傷時的感情，他爲李德裕平亂的功勳被埋沒而鳴不平，爲劉蕡遭貶而悲痛憤慨。第二年，盧弘止鎮徐州，辟他爲判官，得侍御史。在徐州幕，他一反在桂林時那種憂鬱的情調，而是比較開朗、積極向上的，「此時聞有燕昭臺，挺身東望心眼開」（《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》），就是他當時精神狀態的寫照。大中年，盧弘止卒，他入朝，以文章干宰相令狐綯，得補太學博士。這是他發爲「途窮」之歎時，第一次得到對他宿憾很深的令狐綯的幫助，他已經感到很榮幸了。同年，他的妻子王氏又卒。王氏是他思想上的同調，政治上的知己。王氏的死，對他是一次重大刺激。他寫了不少悼亡詩，以追念這位患難與共的伴侶，並撫慰自己感情上的創傷。

李商隱四十歲，柳仲郢調任梓州刺史、東川節度使。他被辟爲幕府書記。李商隱在梓州幕府五年，由於經歷了仕途的折磨和喪妻之痛，思想上趨向消極，虔心佛教。他在《樊南乙集序》中說：「三年以來，喪失家道。平居忽忽不樂，始刻意事佛。方願打鐘掃地，爲清涼山行者。」日與和尚楚公、知玄交往。但是他並未完全脫離現實，他結合東川紀遊寫了一些詠史詩，以爲當朝鑑戒。

李商隱四十五歲，柳仲郢調回長安任吏部侍郎，他也隨之還京，經柳仲郢推薦，任鹽鐵推

官，並遊江東。大中十二年，罷職，回鄭州閒居。不久便在淒涼寂寞中死去了。年僅四十七歲。「如何匡國分，不與夙心期。」（《幽居冬暮》）這是他臨死前寫下的名句。他雖有濟世之心，但終不得伸展，祇是壯懷徒抱，引爲平生遺恨！

李商隱是一位有卓越才能的詩人。但是「古來才命兩相妨」，他的不幸遭遇，卻激發了他滿腔的憤慨，培育了他優美的詩篇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，成爲有唐一代一個抒情詩歌流派的代表。

二

李商隱是我國文學史上極爲重要的抒情詩人，他的詩歌內容十分豐富、深邃。從現存的六百多首詩歌看，它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，如自傷生平之不得意，描寫「天荒地變」的現實，剖析晚唐的社會歷史面貌，申斥當時的黑暗腐朽勢力，抒寫深摯的愛情等等。並且不同於一般的抒情敘事，而是立意高，寄託深。他爲我國詩歌創作提供了許多新的因素，值得我們認真地探討和研究。

李商隱抒情詩中最突出的內容是自傷生平，這類詩歌在他的作品中佔很大的比重，如果不

充分認識這類詩歌的意義，就不能對李商隱作出公允的評價。特別是其中關於抒發自己理想抱負的作品，是促成他全部詩歌創作的關鍵，應該重視，即使那些抒寫懷才不遇之作，也包含着對那個腐朽社會的憤慨和不滿，『虛負凌雲萬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開』（崔珣《哭李商隱》），是對他一生遭際的總概括。

李商隱的詩歌，或通過寫景、敘事、議論等方式表現自己的志向和操守，或在吟詠、讚美歷史人物時即滲透了自己的理想和愛好。他青年時代寫的《初食笋呈座中》，即以初出林的竹笋自喻，自許雖爲寸心，卻有凌雲壯志。之後，他寫的《安定城樓》，進而發出『永憶江湖歸白髮，欲迴天地入扁舟』的豪言壯語，即希望幹出一番扭轉乾坤的事業來，且功成不受賞。這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。這種思想貫徹於他一生的行動中。直到晚年，他還『且吟王粲從軍樂，不賦淵明歸去來』（《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》）但願從軍入幕，爲國家做出貢獻。其間，儘管因爲政治鬥爭形勢的變化，自己的遭際、情感隨之不同，這種思想也表現有強弱之分，但總是或隱或顯地見之於他的行迹。如『軍書雖倚馬，猶未當能文』（《夜出西谿》）說明自己的文才表現在軍事方面的僅僅是局部。『有客虛投筆，無憊獨上城』（《城上》）感歎天涯薄宦，壯志難酬。甚至在對究師的教育上也流露出來：『兒慎勿學爺，讀書求甲乙。穰苴司馬法，張良黃石術。便爲帝王師，不假更纖悉。況今西與北，羌戎正狂悖。誅赦兩未成，將養如痼疾。兒當速成大，探雛入虎窟』（《驕兒詩》）這不僅是懺悔自己讀書應舉，

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抱負勉勵究師。

作爲一個詩人，李商隱還把他的理想、抱負經過縝密的構思而形象化，把自己的品質、操守比喻、興寄爲堅貞的松柏。如他在《西溪》中說：「野鶴隨君子，寒松揖丈夫。」認爲爲人要像野鶴那樣氣宇軒昂，爲官要有勁松那樣的耐寒節操。這是以松柏寄興。他還以松柏自喻，如在《題小松》中說：「桃李盛時雖寂寞，雪霜多後始青蔥。一年幾變榮枯事，百尺方資柱石功。」頌揚松樹之傲霜雪，常榮不枯，可爲國家柱石。又如在《高松》中說：「高松出衆木，伴我嚮天涯……有風傳雅韻，無雪試幽姿。上藥終相待，他年訪伏龜。」讚美松樹挺出衆木之中，既饒「雅韻」，復具「幽姿」，生於松根的伏龜，終當爲世所用。這都是藉松樹抒情，是他自己思想、抱負的寫照。在《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》中還說：「孤根邈無倚，直立撐鴻蒙。端如君子身，挺若壯士胸……寓身會有地，不爲凡物蒙。」這自然是以松樹比李肱，稱讚李肱有壯士的胸襟，君子的品德，非同凡夫俗子。但在稱讚中也滲透着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具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李商隱還通過歌詠歷史人物以抒寫自己的理想和抱負。他對歷史人物不是單純地吟詠他們的品德、行迹，而是包含着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不平之鳴。他有兩首寫諸葛亮的名作，即《籌筆驛》和《武侯廟古柏》。《武侯廟古柏》是讚美諸葛亮治蜀的文韜武略，統一中國的深謀遠慮以及功高不自矜伐的高風亮節。「大樹思馮異，甘棠憶召公。」表現了他對這位卓有政績的人物的

追念。但是諸葛亮遭逢末世，雖有卓越的才能，並不能挽救蜀國的滅亡。「玉壘經綸遠，金刀歷數終。誰將《出師表》，一爲問昭融！」他對諸葛亮的志業未成，深致痛惜。很明顯，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對現實的政治感受。又《籌筆驛》也是慨歎於諸葛亮雖有卓越的政治、軍事才能和復興漢室的宏大志願，但終未能實現的悲劇下場。「徒令上將揮神筆，終見降王走傳車。管樂有才真不忝，關張無命欲何如？他年錦里經祠廟，梁父吟成恨有餘。」諸葛亮生不逢時，用《梁父吟》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。李商隱藉古人抒情，也以《籌筆驛》感歎自己冷落的一生，《籌筆驛》就是他的《梁父吟》。李商隱還以賈誼、王粲自況：「賈生游刃極，作賦又論兵。」（《城上》）自歎文才武略俱備，治國游刃有餘，卻不被重用。「賈生年少虛垂涕，王粲春來更遠游。」（《安定城樓》）自傷憂國傷時的懷抱不得伸展。他也以庾信、沈約自比：「哀同庾開府，瘦極沈尚書。」（《有懷在蒙飛卿》）藉庾、沈以抒情。由於時代的影響和個人的經歷，他所吟詠的歷史人物都具有壯志未酬的悲劇特點。杜甫所謂「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。」（《詠懷古迹五首》）也唱出了李商隱此時的心聲！

李商隱一生鬱鬱不得志，因此寫了不少懷才不遇的詩篇。他對李樞言即曾表示：「我有苦寒調，君抱陽春才。」（《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》）說明自己的創作格調不高，不過是飢寒交迫中迸發出來的悲歎！這類詩歌還可以分爲兩種情況，一種是藉詠物以抒情，詩歌的主題即是抒寫自己的身世之慨的；另一種是在吟詠其他情、景中流露出自己的不平之鳴的。第一種情況

如《蟬》、《流鶯》等，都寫得很成功。他寫蟬：「本以高難飽，徒勞恨費聲。五更疎欲斷，一樹碧無情！薄宦梗猶泛，故園蕪已平。煩君最相警，我亦舉家清。」蟬鳴以傳恨，但卻得不到知音。雖已聲嘶力竭，也得不到任何同情。宦途坎坷不過，然仍自我警誡，以清高自持。他寫流鶯：「流鶯漂蕩復參差，渡陌臨流不自持。巧轉豈能無本意？良辰未必有佳期。風朝露夜陰晴裏，萬戶千門開閉時。曾苦傷心不忍聽，鳳城何處有花枝？」流鶯巧轉怎能沒有本願？但佳期難逢，也無可奈何！在長安冒着朝風夕露流蕩漂泊，看偏了王門相府，也找不到知己，只有那令人不忍聽的辛酸的哀鳴。這兩首詩把詩人那種寂寞、悲傷、淒楚的精神狀態逼真地再現出來了。誠所謂「情真調苦」者也。此外，《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》也是作者十分成功的自我寫照。「水亭暮雨寒猶在，羅薦春香暖不知，舞蝶殷勤收落蕊，佳人惆悵卧遙帷。」「玉盤迸淚傷心數，錦瑟驚絃破夢頻。萬里重陰非舊圃，一年生意屬流塵。」寫牡丹被冷遇之情還在，受寵幸之恩不知，以及爲雨所敗後的狼狽神態和慘紅愁綠的樣子。這正是作者抒寫自己在仕宦道路上，屢遭挫折，如同雨打的牡丹，雖有國色天香，其奈雨橫風狂不捨朝暮何？又《北禽》以禽鳥自喻：「石小虛填海，蘆銛未破罅。」慨歎身如精衛，心大力微，壯懷徒抱。又《落花》：「芳心向春盡，所得是霑衣。」心意不得施展，安能不作窮途之哭！第二種情況如《漫成五章》這組重要的詩篇，是直抒胸臆，不加雕飾，在評價初盛唐詩壇的演變與地位及重要政治家的事績時，即流露了自己的身世之感。「當時自謂宗師妙，今日唯觀屬對能。」暗喻自己

雖爲駢體章奏能手，又有何用？『集僊殿與金鑾殿，可是蒼蠅惑曙雞。』自負與杜牧齊名，爲一代文宗，卻不爲朝廷所重。『借問琴書終一世，何如旗蓋仰三分！』感歎自己琴書一世，反不如一個武將！這雖然都是自傷身世，但卻有憤世嫉俗的精神在。此外，抒發同樣情感的詩句，俯拾皆是，如『閑倚繡簾吹柳絮，日高深院斷無人。』（《訪人不遇留別館》）他自比謝道韞，雖有賦雪高才，卻無人稱賞，迹同柳絮，只有霑泥而已。『淒涼寶劍篇，羈泊欲窮年。』（《風雨》）自負有郭震作《古劍歌》的才能，而身世淒涼，不得其用。『滿宮學士皆顏色，江令當年自費才。』（《南朝》）自比江總，雖然才高，不過祇作些豔體詩而已。『幾時心緒渾無事？得及遊絲百尺長。』（《日日》）暗示自己志大身閑，遠不遑遊絲之卷舒自如。名篇《錦瑟》，據何焯的意見：『此篇乃自傷之詞。騷人所謂美人遲暮也。』詩云：『錦瑟無端五十絃，一絃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，祇是當時已惘然。』他回顧平生，雖然心懷大志，但仕途蹭蹬，祇做了幾任節使幕府的幫閑差使，豈不令人痛心疾首！這完全體現了他晚年的思想和生活情況，是他對一生的憤慨、不平、希望和失望的沉痛哀歎！李商隱集中寫自己的身世、經歷和抱負的詩歌是《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六韻》。這是一首自傳性的詩篇，是對他四十歲以前生活的總結。其中寫到自己青少年時艱苦學習的精神，爲人之謹慎矜持，爲官見輕於僕御，家境之艱難，宦情之冷落，敬神佞佛之不當，爲文不能傳世之可悲，等等。『圖形翻類狗，入夢肯非熊。』感歎志大才疏，反爲

禍始厲階，本懷王佐之才，卻沉滯下僚。『乘軒寧見寵，巢幕更逢危。』回顧平生多次幕府生活，何曾得一夕安枕？『悔逐遷鶯伴，誰觀擇虱時？』悔恨要施展抱負，卻陷入無聊的黨爭。『奮蹟登宏閣，摧心對董帷。校讐如有暇，松竹一相思。』最後祝勉舊僚奮蹟臺閣，自傷儒冠誤身。結以松竹的節概砥礪自己，是一篇的本旨，正體現了李商隱的性格和精神。

李商隱自傷身世之作很多，他把一生滿腔的積憤發爲吟詠，『因事寄情，寓物成命。』（《上令狐相公狀二》）寫景敘事，皆有寓意，狀物詠史，率多寄託。他在《上李尚書狀》中說：『未嘗輒慕權豪，切求紹介，用脅肩諂笑，以競媚取容。』以文證詩，則他的詩歌是他的思想、品德的真實再現。

在李商隱抒情之作中，還有一部分是抒寫愛情的詩篇。這部分詩歌可分爲與妻子王氏的愛情和與其他女子的愛情兩類。至於說與女冠來往的作品，那恐怕不能算作一種愛情了。李商隱寫與妻子王氏的愛情，包括婚前的傾慕，婚後的愛戀，死亡的悼念。寫婚前的傾慕，如《荷花》、《贈荷花》，以荷花喻王氏：『唯有綠荷紅菡萏，卷舒開合任天真。』以讚揚荷之花葉相映，天真自然，稱譽王氏的秀美。『此花此葉長相映，翠減紅衰愁殺人。』藉希望荷之花葉常榮不衰，表現他對王氏的愛憐和珍惜。寫婚後生活的詩篇如《漫成三首》，寫初婚時的愛悅之情：『霧夕詠芙蓉，何郎得意初。』表現同樣情景的如《細雨》：『帷飄白玉堂，簾卷碧牙牀。楚女當時意，蕭蕭髮彩涼。』末兩句由《楚辭·九歌·少司命》『與女沐兮咸池，晞女髮兮陽之阿』

化來，意在說明這樣的絕代佳人，過去祇存在想望之中，現在眼前的「蕭蕭髮彩」，不就是楚辭上所寫的「睇髮陽阿」的美人嗎？這種得意、喜出望外之情躍然紙上。但是，李商隱一生由於仕途漂泊，和妻子團聚的時間很少，兩地分居的時間卻很多。因此他與王氏的愛情詩更多地是抒寫離別之情和相思之苦。《夜雨寄北》是這方面的代表作：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？」詩人留滯巴、閬，夜半聽雨，想到歸期渺茫，心緒惆悵，怎樣纔能回家閑話此時此刻的心情呢？馮浩所謂「語淺情深」。與此詩寫於同時的《因書》，表現同樣的感情：「生歸話辛苦，別夜對凝缸。」追憶初別之苦，預期後會之樂。又《夜意》則寫由於相思而形諸夢寐：「如何爲相憶，魂夢過瀟湘！」這類詩歌大都委婉曲折，一往情深。至於王氏死後，李商隱寫的悼亡詩就更多了。《正月崇讓宅》是其冠冕：「密鎖重關掩綠苔，廊深閣迴此徘徊。先知風起月含暈，尚自露寒花未開。蝙拂簾旌終展轉，鼠翻窻網小驚猜。背燈獨共餘香語，不覺猶歌《起夜來》。」這是詩人自四川東歸，再到岳家崇讓里故宅，見人去樓空，遂生感慨而作。「蝙拂簾旌」、「鼠翻窻網」，想像伊人猶在。疑似之間，不禁「展轉」、「驚猜」。又好像背燈私語，嗅到餘香，重唱初婚合卺時之歌。完全是「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番魂夢與君同」的境界。情摯意真，哀感動人！又《暮秋獨遊曲江》：「荷葉生時春恨生，荷葉枯時秋恨成。深知身在情長在，悵望江頭江水聲。」全詩結穴在一「恨」字，而以「春生」、「秋枯」見變化。儘管生者幸存，人在情在，怎奈死者長往，逝如江波！《悼傷後

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：「散關三尺雪，回夢舊鴛機。」抒寫赴蜀途中遇雪，夢見王氏爲自己製作寒衣。無家而作有家之想，倍極悲感。李商隱的悼亡詩，都是血淚之篇！

李商隱所寫追求、懷戀其他女子的詩篇，其懷戀的對象多不可考，寫作年代也不易確定，大都爲「無題」之作。這類詩篇反映了中晚唐文人生活的一個側面，感情真摯，旖旎動人。如寫愛情的堅貞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（《無題》）寫離別之恨：「夢爲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。」（《無題四首》）寫心心相印：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（《無題二首》）寫相思之苦：「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」（《無題四首》）等等。此外如《代魏宮私贈》、《板橋曉別》等則是寫其他人的愛情。這類詩歌都表現了在愛情追求中的苦悶和希望，流露了在愛情受挫折時的空虛和惆悵。

李商隱抒寫愛情詩篇的特點，是感情真摯，毫無故作，率爾成章，不加雕飾。因此能膾炙人口，經久不衰。後代的律體詩罕有能與之比者。在這方面，他在我國文學史上也獨樹一幟。

三

李商隱詩歌另一重要內容是描寫唐代「天荒地變」的社會，揭露統治階級的昏庸和腐朽等。

這部分內容在他詩歌中所佔的比重之大，與唐代其他詩人比，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李商隱是極為關心現實和國家興亡的。他身歷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和宣宗六個君主統治階段，其中文、武、宣三朝是他政治活動和詩歌創作的主要時期。這一時期的許多軍事、政治等重大事件，在他的詩歌中都得到真實的反映，並且表現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。這類詩歌是他作品中最有價值的部分，也是最具有思想光輝的部分。

藩鎮割據是中唐以後唐王朝面臨的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。據歷史記載，當時「方鎮相望於內地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。」（《新唐書·兵志》）他們據地抗命，恃強叛亂，分裂國家。李商隱對此極為關注，他對朝廷的平藩戰爭積極擁護，對在平藩戰爭中有功的將相也盡情歌頌。

會昌三年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，其侄劉稹據鎮自立，唐王朝令八鎮兵馬攻討，四年始平。

這是李商隱生平所經歷的一次很大的平藩戰爭，他寫了《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》一詩，正面描寫這次平藩戰爭的情況：「將軍大旆掃狂童，詔選名賢贊武功。暫逐虎牙臨故絳，遠含雞舌過新豐。魚遊沸鼎知無日，鳥覆危巢豈待風？早勒勳庸燕石上，佇光綸綍漢庭中。」晉州刺史李丕被詔選為西面招討副使，追隨主將石雄長驅進討，致使劉稹處于「魚游沸鼎」、「鳥覆危巢」的絕境。詩人懷着戰爭必勝的信心，認為克敵制勝指日可待，勉勵石雄和李丕早立戰功，歸朝受賞。同時在《登霍山驛樓》中，還呼籲各路士兵：「壺關有狂孽，速